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波雜誌 第三卷

○景陽台 輝居建康，春時偕一二鄰曲，至內後景陽台台之下一尼庵少憩。見若琉璃色一瓦甃，徑二尺許，厚三四寸，中空，用以閣盆盎。叩之，鏗然有聲。尼云：「近墾地得之，乃李後主用此引後湖水入宮者。」雖瓦礫微物，亦有時而顯晦。又至白下門外齊安院，主僧曰：「近治地得一玉杯，已碎。銀一錠，上刻『永定公主為志公和尚淨發之資，一樣十錠』。」「行人問宮殿，耕者得珠璣」，誠不吾欺。

○金陵風物

張文潛《雜書》有云：「餘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，初出北門，始辨色，行平野中。時暮春，人家桃李未謝。西望城壁壕水，或絕或流，多鷓鴣、白鷺，迤邐近山，風物天秀，如行錦繡圖畫中。舊讀荊公詩，多稱蔣山景物，信不誣。白公少客杭州，自言欲得守杭，卒如其言。予亦云。」與東坡跋：「秦太虛夜航西湖，至普明院，捨舟從參寥，並湖而行，出雷峰，度南屏，濯足於惠因澗。入靈石塢，得支徑，上風篁嶺，憩於龍井，始至壽聖院謁辨才。」一段奇事，景趣略相似，皆可以畫，但恐畫不就爾。輝雖未嘗夜遊南、北山，如金陵郊野，春遊良不疏。想像文潛所歷，如在目前。足不至者二十餘年，特未知今夏何似。

○鍾山唱和

輝憶年及冠從父執陳彥有序游鍾山，陳題三四詩於八功德水庵之壁，「寒騎瘦馬度山腰，目斷青溪第一橋。盡是帝王陵墓處，野風荒草暝蕭蕭。」「十年塵土暗衣巾，亂走江鄉一病身。西第將軍成底事，北朝開府是何人？」止記其二。陳，句金人，素與先人厚善。先人嘗次其韻，「雄壓吳頭控楚腰，千峰環拱拱城橋。黃旗紫蓋旋歸漢，古剎淒涼尚號蕭。」「北嶽經行匪濫巾，相陪來現隱淪身。春蘿秋桂還吾輩，白浪紅塵付若人。」皆書於壁。二十年後再過之，皆不存矣。郝化麟之地鹿苑院，土人名為蕭帝寺，寺之殿宇，猶是梁時建立者。

○上元古蹟

建康，六朝故都。葉石林少蘊居留日，嘗命諸邑官能文者搜訪古蹟制《圖經》。時石橋林敏若子邁主上元簿，考最詳，多以王荊公詩引證，號《上元古蹟》。輝嘗得其書，後史志道侍郎修《建康志》，宛轉借去。《志》成，為助良多。

○新林名

石林至新林，因江寧尉林恪謁於道旁，忽叩新林之名，林即對乃王坦之倒執手板見桓溫之地。大喜曰：「不圖同僚中得一文士。」未幾，以《左傳》托其點抹，其見賞識如此。方欲薦用而林卒。林，開封人，紹興戊午魁特奏名。

○建康府治

建康創建府治，石林委府僚倂圖，再三不葉意。一旦，杖策自往相視，四顧指畫，遂定儀門外列六位以處倂職官。迨六蜚臨幸，以設廳為三省，便廳為樞密院，六位為六部，次及百司，皆有攸處。其他政事精明，彼民至今能道之。石林為從祖姑之夫，輝幼及識其風度，偉人也。

○《避暑錄》

石林為蔡京客，故《避暑錄》所書政、宣間事，尊京曰「魯公」。凡及蔡氏，每委曲迴護，而於元祐斥司馬溫公多，何也？建炎、紹興初，仕宦者供家狀，有「不係蔡京、王黼等親黨」一項。「今日江湖從學者，人人諱道是門生」，石林其矯一時之弊耶？

○湖北氣候

絕江渡淮，過河，越白溝，風聲氣俗頓異，寒暄亦不齊。輝淳熙丙申使節出疆，回轅當三月中、下旬，一路紅塵漲天，熱不可耐，若江南五、六月氣候。往還經從汴都，顧瞻宗廟宮室，「不悟朝陽殿，遂作單于宮」，不獨興歎於往古。以中原復中原，規恢洪業，信自有時。恨輝老矣，其及見諸侯東都之會耶？

○士大夫好尚

士大夫欲永保富貴，動有禁忌，尤諱言死，獨溺於聲色，一切無所顧避。聞人家姬侍有惠麗者，伺其主翁屬纊之際，已設計賄牙儉，俟其放出以售之。雖俗有熱孝之嫌，不恤也。又佩玉以屍沁為貴，酬價增數倍，墟墓之物，反為生人寶玩。是皆不可以理詰。

○朝士去國

四十年前，朝士遭論，徑放謝辭，蒼黃出關，親厚者亦不敢相聞。迨更化之後，稍革此風，猶未敢舒肆。叔祖繇三院御史貳春官，未幾罷斥。時王公元樞德言任小司空，趨局即請早出假。同列叩之，昌言答曰：「綸今日欲送周為高。」為高，叔祖字也。從列尾而至者一二耳。近時去國者，冠蓋祖餞，從容理裝，風俗歸厚，於治世豈小補哉。括蒼管鉞平仲，監奏邸，坐事免官，秦丞相手封銀一笏以助其歸，恃此方敢留一二日。蓋秦早授館於其家，故特致此禮。

○日者談休咎

政、宣間，除擢侍從以上，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，然後出命。故一時術者，謂士大夫窮達在我可否之間，朝士例許於通衢下馬從醫卜，因是此輩益得以憑依。今談天者，既出入貴人門第，揣摩時事以售其說，偶爾符合，遂名奇中。卜以決疑，封影乃驗於日後，反致人疑。死生、禍福、貴賤，各有定分，彼焉能測造化之妙！晁文元平生不喜術數之說，每謂：「自然之分，天命也。樂天不憂，知命也。推理安常，委命也。何必逆計未然哉！」

○林靈素

宣和崇尚道教，黃冠出入禁闈，號金門羽客。氣餒赫然，林靈素為之宗主。道官自金壇郎至太虛大夫，班秩與庭臣同。靈素初除金門羽客、通真達靈元妙先生，視中大夫。後馴擢至太中大夫、沖和殿侍晨，視兩府。道官同文官，編入雜壓，仍每遇郊恩，封贈父母。一日盛暑，亭午，上在水殿，熱甚，詔靈素作法祈雨。久之，奏云：「四瀆，上帝皆命封閉，唯黃河一路可通，但不能及外。」詔亟致之。俄震雷大靈，靈皆濁流，俄頃即止。中使自外入，言內門外赫日自若，徽宗益神之。宣和末，死於溫州。未死間，先自籍平日錫寶物，寄之郡帑，且為治命，殮以容身之棺，棺中止置所賜萬歲藤拄杖，封空甚固。建炎初，唯下溫州籍其賞而已。後數年，有內侍洗手劉太尉之姪，避地至長沙，於酒肆見一駝裘丈夫，負壁而坐，熟視，乃靈素也。劉叩：「先生何為至此？」靈素曰：「吾亡命爾，向不早為此，身首異處矣。」倏失所在。靈素狡獪，幸震一時，及勢衰事變，復以譎詐遁去，異哉！後葬永嘉黃土山，先命見石龜方下棺，開穴深數丈，果得之。

○王俊乂問道

當靈素盛時，一日，有詔兩學之士問道於其座下，且遣親近中貴監蒞。靈素既升座，首召學博士王俊乂。久而不出，既出，乃昌言：「昔吾先聖與老聃同德比義，相為師友，豈有摳衣禮黃冠者哉！」聞者駭然，各逡巡而罷。王，海陵人，歷宰掾，分符而終。近萬元享典鄉郡，雖載姓名於《圖經·人物志》，偶遺此一節。

○王仔昔

時又有王仔昔者，初館於蔡京第。屬大旱，徽宗焦心禱雨，每遣中使持一幅素紙，求仔昔書，皆為禱雨也。一日，中使再持紙至，仔昔忽書一小符，仍札其左云：「焚符，湯沃而洗之。」中使大懼，不肯受。曰：「上禱雨，今得此，大謬矣。」仔昔怒曰：「第持去！」上得之，駭異。蓋上默禱，為寵嬪赤目者，因一沃而愈。詔封通妙先生。後以語言不遜，殺之。

○生菜

紹興丁巳歲，車駕巡幸建康。回蹕時，先人主丹徒簿排辦新豐鎮頓，物皆備。御舟過，止宣素生菜兩籃，非所辦者。官吏倉卒供進，倖免闕事。前頓傳報，生菜遂為珍品。物有時而貴，世事奚不然。

○吳長吉

吳愨，字長吉，臨川人，後徙建康，早從王荊公學。談熙、豐間舊事，亶亶不倦，與秦丞相有硯席舊。晁共道居留日，俾鄉人舉其孝廉。孝者，當兵火擾攘之際，供母養無缺。廉者，雖在窮約，人或周之，有所不受。雖曰鄉論素與，亦未免有所迎合。繼以禮津置，赴行在所，館於太學。未幾，托疾告歸，初無恩數。爾後八行、孝廉之舉，寂無聞焉。

○瓊花

瓊花，海內無二本，唐人謂「玉蕊花」，乃比其色。許慎《說文》，瓊乃赤玉，與花色不類。輝家海陵，海陵昔隸維揚，亦視為鄉里，自幼遊戲無雙亭，未見甚奇異處，不識者或認為「聚八仙」，特以名品素高爾。后土祠前後地土膏腴，尤宜芍藥。歲新日茂，及春開，敷腴盛大，纖麗富豔，遂與洛陽牡丹並驅角勝。孔毅父嘗譜三十有三種，續之者才十餘種，夫豈能備，固宜有所增益。錢思公尹洛，一日，幕客旅見於雙桂樓下，見小屏細書九十餘種，皆牡丹名也。洛花久污腥羶，揚花在今日尤當貴重。

○金帶圍

紅藥而黃腰，號「金帶圍」。初無種，有時而出，則城中當有宰相。韓魏公為守，一出四枝，公自當其一。選客具樂以賞之，時王岐公危 1 1 1 1 1 珣為屬，1111 皆在席，缺其一，莫有當之者。會報過客陳太博入門，亟召之，乃秀公也。酒半折花，歌以插之。四公後皆為首相。後山陳師道云。輝嘗詢於揚之故老，皆雲初不識所謂「金帶圍」者，豈花與人物亦相為榮悴乎？

○錢塘舊景

輝祖居錢唐後洋街，第宅毀於陳通之亂，今韓蘄王府，其地也。嘗見故老言：昔歲風物，與今不同，四隅皆空響，人跡不到。寶蓮山、吳山、萬鬆嶺，林木茂密，何嘗有人居。城中僧寺甚多，樓殿相望。出湧金門，望九里鬆，極目更無障礙。自六蜚駐蹕，日益繁盛。湖上屋宇連接，不減城中。「一色樓台三十里，不知何處覓孤山？」近人詩也。或云為此詩者黃姓，失其名，亦嘗作《萬俟丞相輓詩》，有「地下若逢秦相國，也應不說到沅湘」之句。

○廬山

天下名山福地，類因行役窮日力，且為「姑俟回程來觀」之語所誤，竟失一往，貽終身之恨者多矣。輝頃隨侍，自番陽順流東歸，至南康阻風，留一日。乘興游廬山，飯於歸宗，旋至萬杉，杉陰夾道蔽日。抵羅漢，觀大■。未至棲賢數里，先聞三峽噴薄激射之聲，動心駭目。凡山南佳處，領略粗遍。爾後一再經從，皆不暇訪陳跡，至今清夢猶在巖壑間。嘗有一編紀游，今亡。

○輓詩

昭慈聖獻上賓，庭臣進輓歌辭，莫不紀垂箔事。一詩云：「飲馬驅驕虜，飛龍紀建炎。艱危三改歲，倉卒兩垂簾」云云，乃中書舍人林通詞也，一時傳誦。輓詩自古皆五言，至嘉祐末方有為七言者。

○東坡祠

乾道末，晁強伯子健至毗陵，祠蘇東坡於學宮。其叔少尹子止為之記，其間言：「坡之葬也，少公銘其墓，皆非實錄。其甚者，以賞罰不明罪元祐，以改法免役懷元豐。指溫公才智不足，而謂公斥逐出其遺意。稱蔡確謗讒可赦，而謂公進用由其選擇。章惇之賊害忠良，而雲公與之友善。林希之誣詆善類，而雲公嘗汲引之。」子止所書如此。少公之語，志文在，可考也。其然，不其然乎？祠宇成，中置坡塑像，又遍求從壯至老，及自海外歸儀形，繪於兩廡。晁文元後，子健為景迂生以道之嫡孫。祠堂碑後為人磨去。東坡自海外歸毗陵，病暑，著小冠，披半臂坐船中。夾運河千萬人隨觀之，坡顧坐客曰：「莫看殺我否？」則素知彼民愛慕，坡亦眷眷此地而不忘。強伯屍而祝之之意出此。

○坡人荆溪

東坡初入荆溪，有「樂死」之語，蓋喜其風土也。繼抱疾稍革，徑山老惟琳來問候，坡曰：「萬里嶺海不死，而歸宿田裡，有不起之憂，非命也邪？然死生亦細故爾。」後二日，將屬續，聞根先離，？林叩耳大聲曰：「端明勿忘西方！」曰：「西方不無，但個裡著力不得。」語畢而終。歸老素志，竟墜渺茫，一丘一壑，天實畜之。淳熙己酉，周益公罷相回江右，小泊荆溪，因董氏出《楚頌帖》，乃考坡自元豐七年以後經從此地月日本末為詳，刻石具在。《楚頌》，乃坡欲種橘名亭而不遂者也。

○乳羊

英州碧落洞乳羊，飲鐘乳澗水，體白如乳。遇剗方見，然不常有也。通、泰鹽地，麋食艾，生茸入藥，故人極力捕獵，以邀善價。士大夫求恣嗜慾，有養巨鹿，日刺其血，和酒以飲，其殘物命如此。嘗聞宣和間，艮岳豢鹿數百千頭，其大如驢。虜圍城中，盡殺以啖衛士，茸、角皆棄之。

○茶鹽表

族叔茂振，以正字權外制日，秦丞相俾代作《進茶鹽法表》。繼聞秦自有所改定，迨付出，所改者「不有成憲，將何靖民」八字耳。或叩本語，云：「不逮也。」後自同知樞密院責秘書少監，分司居筠州。逾年，放還，宗族勞其歸，因言蘇黃門亦以少蓬分司居於筠州。雲不獨爾，所寓之屋亦黃門舊宅。既葬二十八年，內翰洪公景廬方志其墓。當在樞府日，洪為編修官。

○立皇子詔

族叔在翰苑，一日召至中書，受旨作《建立皇子詔》，曰：「朕荷天右序，承列聖之丕業，思所以垂裕於後，夙夜不敢康寧。永惟本文之重，強固王室，親親尚賢，厥有古義。普安郡王，藝祖皇帝七世孫也，自幼鞠於宮闈，嶷然不群，聰哲端重，闕義有立。亢於宗藩，歷年滋多，厥德用茂。望實之懿，中外所聞。朕將考禮正名，昭示天下。立愛之道，始於家邦，自古帝王，以此明人倫而厚風俗也。稽考前憲，非朕敢私。」上讀之稱善，又令製字以賜，未幾遂柄用。洪具著此文於志中，仍首載當時使事，且云效坡公所作《富碑》之體。

○宏詞取人

族叔初試宏博，以所業投湯岐公。時季元衡待制亦投文字，湯嘗師之，初許其奪魁。一日，謂季曰：「近有一周某至，先生當次其下。」既奏名，季果次焉。

○七夫人

蔡卞之妻七夫人，頗知書，能詩詞。蔡每有國事，先謀之於牀第，然後宣之於廟堂。時執政相語曰：「吾輩每日奉行者，皆其咳唾之餘也。」蔡拜右相，家宴張樂，伶人揚言曰：「右丞今日大拜，都是夫人裙帶！」譏其官職自妻而致，中外傳以為笑。輝在金陵，見老先生言，荊公嘗謂：「元度為千載人物，卓有宰輔之器，不因某歸以女憑藉而然。」其後蔡唯知報婦翁之知，不知掩婦翁之失，致使得罪天下後世，其於報也何有！

○行腳僧

七夫人者，一日於看樓見一僧頂笠自樓下過，問左右：「笠甚重，內有何物？」告以行腳僧生之具皆在焉。因歎曰：「都是北珠、金箔，能有多少！」亟使人追之，意欲厚施，其僧不顧而去。異夫巡門持鉢者。

○觴客歡洽

合堂同席以觴客，客非其人，則四座歡不洽，而飲易醉，返以應接為苦。《選》詩：「從軍有苦樂，但問所從誰。」或欲易「從軍」為「飲酒」，飲酒欲歡，無由自醉，得勸則沉酒，勸尤在乎勸侑辭遜之間。五十年前，宴客止一勸。今則巡杯止三，勸則

無算，顛仆者相屬，不但沉湎而已，亦見風俗隨時奢儉之不侔。然一席歡洽，全在致勸辭受之際，若杯行到手不留殘，氣固豪矣，於留連光景，似欠從容。是皆少年態度，老去，夫何能為！